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中国卷

6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寇小平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46

中 国 卷(6)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插页 6 字数 540 千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506-5/I·496

定价:29.00 元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至 艾青 孙同川 罗大冈 林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秧 萧乾

编委会

总主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芒
李文俊	李书敏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埃	陈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羽
张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婴	施咸荣
殷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中国卷编委会

主 编：陆梅林 殷 白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火 史 莽 江晓天 邹荻帆 陆梅林
胡 可 殷 白

中国卷选编者（以姓名笔画为序）

小说：王 火 孙 吴 江晓天 杨希之 陆梅林
殷 白 黄 伊

纪实文学：史 莽 何 生 陶士和

散文杂文：史 莽 郑择魁

诗歌：邹荻帆

戏剧：左 莱 胡 可

内 容 简 介

本卷收录了六部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有艾煊的《大江风雷》、曲波的《桥隆飙》、管桦的《将军河》、李尔重的《血溅台儿庄》（选自《新战争与和平》）、杜埃的《风雨太平洋》和邓贤的《大国之魂》。这六部小说描写了我国抗日战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党派对日作战的情景。再现了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与敌浴血奋战~~誓死不当亡国奴英勇不屈的历史场面。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封面图：
和平鸽
毕加索 作
装帧顾问：
张守义
装帧设计：
金乔楠

目 录

编辑凡例·····	1
大江风雷(节选)·····	〔中〕艾煊著 1
桥隆飙(节选)·····	〔中〕曲波著 119
将军河(节选)·····	〔中〕管桦著 268
血溅台儿庄(节选)·····	〔中〕李尔重著 399
风雨太平洋(节选)·····	〔中〕杜埃著 501
大国之魂(节选)·····	〔中〕邓贤著 586
后记·····	688

〔中〕艾 煊 著

大江风雷(节选)

全书梗概

南京陷落后,日本侵略军迅速沿津浦路北进,占领皖北重镇蚌埠。长江下游以北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皖东北地区顿时陷入无政府一片混乱,各种地方势力包括青红帮、土匪、地主、乡绅纷纷拉起“司令”旗号,建立武装队伍;溃散的小股国民党军队也自封司令,占据一方;农民百姓为了保家自卫也纷纷成立起红枪会。1938年秋,新四军派遣江北游击纵队挺进皖东北地区,深入敌后,在长江下游,淮南洛河地区留下一个民运工作组,宣传、组织武装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林野、何为、夏铁友、星光四人的民运小组,在极其陌生,又极为艰险的环境中,运用他(她)们的智慧和才能,正确掌握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广交朋友,联络商人、地主、士绅、帮会。协调各派红枪会、大刀会。联络各派抗日友军,发动组织群众,成立民兵,消灭了汉奸维持会长尤甫三。动员组织当地青年农民杨大新、地主少爷李飞侠等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赵长青等建立了农抗会,并建立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震动了日寇,开始向洛河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国民党军队覃四维旅也趁机向我根据地逼进,寻衅磨擦。林野等在洛河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实行三七分租。发动

群众，坚持抗日，在异常艰苦复杂，残酷激烈的斗争中，进一步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建立起一个新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和一支较强的抗日武装力量。并从侧面反映了皖南事变的进程，和新四军新军部的建立。全书共六部，这里节选的是第六部的最后 26 节（134 至 160）。

第 六 部

一三四

八个穿便衣的人：何为：通讯员小陈和侦察队的六个战士，走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寻了个小村子，困了一觉。午饭后又往前走。

此刻，太阳将落未落，还挂在树梢上。

两里路外，就在太阳将要落下的地方，有个市镇，许多高高矮矮的瓦房，杂乱地挤在一起，不成形，就像是幼儿院小小班的奶孩子们堆叠起来的积木。在这一堆房屋的背后，竖起许多或高或矮的桅樯，是个水码头。在一座顶高的碉堡阳台上，有两个哨兵，远远望去，像是两个三寸长的黑色小人，掂着一根火柴棒，在上面穿梭。这个市镇名叫桅桥，离陈海龙县政府所在地黑虎镇，只有二十里路，是黑虎镇北边的一个外围据点。

何为在一座四面围满了扁柏的大坟埕地外边立了一会，望望桅桥，望望坟埕左首的一个茅屋小村，然后，就和战士们一齐走进这座双塚的古坟堆中。

她本来要上那个茅屋小村去的，但天还早，村上的晚炊烟还未消散尽，且不慌忙进村。

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这时，何为觉得困的慌，需要打会瞌睡，也应该打会瞌睡——等太阳一落河下，一个新的工作日就要开

始了。

地下潮荫的很，青草和青苔长在一起，好在有几块青石板是干的。

何为和小陈背贴背坐在一块青石板上，眼一闭就困着了。

睡了一顿饭的工夫，小陈用手肘捣捣她的后背。何为睁开眼一看，透过树隙，已经是满天星斗了。

何为一下跳起来，说：“怎么早不叫我？”

坐在坟头上放哨的侦察员说：“看你睡的真香。”

背对背睡了一觉的侦察员们，也都醒了。

侦察员都是些快活人，眼一睁就唱：

重阳蟹糕堆满街呀，

欢迎的人啊挤满场。

“好冷啊。”一个侦察员轻声说，一边跺脚取暖。

何为乍醒转来，也觉得背上像浇透一瓢井水似的。

“来，我们来烘一盆‘圈圈火’。”何为说。

战士们笑着，排起队来。何为领头，用唇音喊：“一二一，一二一，”就在桌面大的青苔草地上兜圈子跑步。

何为一边跑，一边搓手，扭过头来望着有亮光的地方，那是黑虎镇。几支像蛇舌头一样的探照灯光，在黑暗中乱舔，有时在天上交叉，有时向远方平射。

近处，桅桥镇上，有哨兵问口令的凶狠的喊叫声。附近的什么地方，有零落的枪声。

“便步——走。”小陈用笑声喊了个口令。

困过一觉，又跑过几圈，大家精神足了，身上也暖和了，便摸黑向村上走去。

这个头十户人家的穷佃户村，连一条看门的狗都没有。狗在这

个村子上，除了伸舌头闲荡，也没有事情好做。终年到头也难得啃到几根瘦骨头。

村边上没有树。村子里没有一星灯火。只有村外河边上，有两个手执红缨枪的自卫军队员在巡哨，侦察员们回答了哨兵的口令，走过石桥，八个人的小队伍，在村西头第二家门口停住了。

何为没有去敲门，走到门左首的一个开得很高的小窗口前，踮起脚，摸到了窗档上的一根绳头，拉了两下，屋里传出来一个小铜铃铛的响声。

屋里一个女人欢喜的声音：“来了，来了。”

门开了。何为和战士们走进来，只留一个哨兵在门外。门关上了，油灯亮了。立在何为对面扣衣钮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名叫张庆根。他是这个游击区的桅南乡乡长。去年腊八节，何为和大新到黑虎镇打死维持会长尤甫三，救下了一批抗捐的“刁民”。当时，为首的“刁民”就是张庆根。何为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一个时候，帮助张庆根把抗捐的“齐心会”，提高到农抗会，直到建立好自卫军，她才离开这里。

女主人把油灯从灶台上端到矮桌上。她面孔多皱纹、苍老，看来好像已经五十出头。但眼神很机灵，很活泼，反映出她的实际年龄，不过三十多一点。她双手拉住何为的手，仔细看看她，轻声问道：

“没有吃晚饭吧？”

“庆根嫂，不慌忙这个。”何为转过脸来问乡长，“庆根，好不好马上派个人到据点里去，把老宋寻出来？深更半夜进出，可有什么困难？”

庆根憨憨地笑了一下，说：

“不碍事，寻的出来。我去把阿成叫来商量一下。”

庆根嫂机警地掀起围裙，遮住了灯光。张庆根拈起两根灯芯，滴了几滴菜油在门臼里，门，无声地拉开了。庆根走出去了。

这是两间头没有用墙分间的矮草棚——内房、客堂连牢在一起。西头一张床，东头一口石臼，当中是对穿过的前后门。屋里到处都杂乱地堆放了一些坛坛罐罐、锄头稻箩。八九个人往这矮棚里一挤，就连身子也转不开了。庆根嫂相帮侦察员们把矮桌和破农具搬到小天井里去。侦察员们就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打起稻草地铺来。

何为问道：“庆根嫂，后头灶间有人么？”

“没有外人。”

何为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房间里什么东西她都是那么熟，那么习惯了。她从后边一扇小门穿出去，在地面不平的天井里走着。

“当心，小陈，脚下有条阳沟。”

走不几步，在一棵刺槐下，蹲着一座半间房那么大的小矮草棚。何为走到黑洞洞的门口，拉开竹笆门，里边有一股泡菜和汗气的酸味冲出来，庆根嫂超前一步说：

“地下乌七八糟的，当心绊跌跤，让我先进去。”庆根嫂弯下腰走进草棚，轻声骂道，“死丫头，还不快起来，你大姑来了。”

庆根嫂划了根洋火，把墙洞里的油灯点亮了。灯芯的火头虽只有黄豆大，但在这半间小矮棚里，它却毫不吝啬地显出了它强大的辐射能力，把房里照得很亮。矮棚里，灶台、水缸、腌菜甕、猪食桶、破碗橱，塞得严严的。何为朝四面望望，笑了。这种挤得铁紧的地方，常常有一种特殊亲切的味道。就好像同志们挤困在一张狭窄的地铺上，挤，但是互相用自己身上的热气暖和着别的同志，别的同志也把他的热气传到了自己身上。这种境况下，越挤，越觉得亲热。“挤紧点。”——大家常常这样说。这间房子里的这些衣衫褴褛的破家具，也在亲切地互相关照说：“挤紧点。”

在靠墙的一张三条腿的竹榻上，从没里没面的破棉被胎里，钻出来一个正在揉眼的女孩。一看见何为，便把破棉花胎往床里一掀，跳下地，赤巴脚，跑过来，拉住何为的手，温柔地笑了。何为摸着

女孩的乌黑的乱发，笑道：

“上回教你的生字，都还给先生了吧？”

这十二三岁眉眼清秀的女孩，仰起小脸，辩解道：

“忘性怎么会那么大！”她黑眼珠往门口一转，说，“小陈，你躲我做啥呀，进来吧，我又不吃你。”

“进来可以。你拿什么好的招待我？”

“有。”小女孩辫子一甩，赤巴脚跑出去了。

这时，张庆根和阿成走进矮棚来。阿成是个靠三十岁、胳膊像大腿一样粗的壮实的庄稼汉，是个打长工的大伙计。

小陈走出去，把竹笆门带上，就坐在门口的石条上放哨。

“桅桥镇上，这两天晚上戒严不戒严？”何为问。

阿成把油镢头似的拳头晃了晃，说：“他戒他的严，我走我的路。横竖我路头熟。从大井巷右首那条死巷子进去，有一截断墙，腿一抬就好翻过去了。从那边进市镇去寻老宋，不管他哪一道岗都盘查不到我。”

何为掀开布衫的下摆，掏出一支转轮枪，说：

“你把它带着。”

“不要，我有这个家伙。”阿成从庄稼人打的裹腿里，抽出一把两边有刃口的雪亮的小插剑（刀鞘扎牢在裹腿里），晃了晃，说，“这家伙干起活来，跟我们打长工的一样，闷声不响，利索的很。何大姐，你那个洋家伙，好倒是好，就是欢喜表扬自己，干起活来，哇哩哇啦，叫的厉害。”

何为被他逗笑了。张庆根骂道：“你就是一张穷嘴。”

何为说：“旁的事，等老宋来了一道谈。阿成，你快去快回。”

小女孩赤巴脚，轻快地跑进矮棚来。怀里抱着个生满了锈的旧洋铁罐子。把炒得喷香的南瓜子，一把一把往何为的手里塞。

“好了。够了，够了，拿不下了。”何为笑着叫饶。

何为把灯盏里的双灯芯，剔开一根，只留一根独灯芯。虽然只

有豆大的火苗，但在这小茅棚里，这点火光也就蛮够亮的了。

何为坐在竹榻上嗑瓜子，张庆根坐在条凳上抽旱烟。两人低声谈着农抗会在穷佃户们当中活动的情况。

院子里有低声争执的唇音。

母女俩为没有菜待客发愁，要杀那只报晓鸡，小陈不许，在争执。何为听清了，一下跳出去，用唇音说：

“庆根嫂，你怎么这么聪明呀，半夜三更的，弄得刀响鸡叫，明天要是有人盘问？你府上深更半夜来了什么贵客？你拿啥话回呀！”

庆根嫂笑道：“左右邻居都是贴心人，靠得住的呀。”

“喏，我来帮你点个菜单子吧，”何为笑道，“豆腐渣一碗，辣椒酱一碗，外加臭腌芥菜汤一碗，够了。陈海龙县太爷，也不会吃得像我们这样称心惬意。”

一三五

何为和小陈面对面坐在矮棚里吃饭。他们当中隔了个当桌子用的长条凳。在何为点的菜之外，庆根嫂又加了一碗荤菜——蒸了半碗糠虾。

阿成把老宋领进矮棚来。

老宋穿一身黑线呢长袍子，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四十来岁，留了两绺仁丹胡子，外表上是个汉奸相。他在镇上开了片蒙馆做掩护，教十几个小学生，念些《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东西。

何为把饭碗放在长条凳上，说：

“大家坐下，就谈吧。”

“慌什么，候你吃过再谈。”

阿成说：“公私兼顾好了，一头吃一头谈。”

何为问道：“我们那几支‘寒暑表’，这几天怎么样？”

老宋揭了瓜皮帽，抓抓光头，笑道：

“灵光的很。大‘扫荡’之前，伪镇长跟我们一位面目比较公开一点的小学校长亲热的很。大‘扫荡’一开始，鬼子威势很大，他对我们这个同志就冷淡下来了，佯佯不睬，不大高兴搭理的样子。这几天，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扫荡’根据地的鬼子又往回撤了，眼看鬼子吹得很凶的六路大‘扫荡’，又失败了。他就再来个大转弯，捧了一包人家送给他的义乌枣，去看我们的校长。他是来挂号的，说是某月某日鬼子要他一道下乡去抢粮，他托病没有去；其实他是怕死。”

阿成摇摇头，说：“这些‘寒暑表’有什么用场！墙头草，见风倒，不是真心靠拢我们。”

“他也不是真心靠拢鬼子。”何为说，“我们中心区也有一只‘寒暑表’——韩广金。他是测量我们群众运动搞得透不透，对敌斗争有没有力的一只‘寒暑表’。房子里挂上一只，对于我们穿衣裳脱衣裳，免得伤风，有点好处。”

“是呀，”老宋说，“‘扫荡’一开始，有的人就有意躲我们，眼看反‘扫荡’胜利了，来向我们挂号的人就多了。这几天，桅桥、黑虎镇，空气都蛮紧张，天不黑就戒严，栅栏门关得死死的。其实是多此一举，我们反‘扫荡’才结束，不歇一歇休整一下，跟手就会去打桅桥、黑虎镇么！这几天，许多伪军、伪组织人员都疑神疑鬼的，做贼心虚，心神不定。不过，也有些坏家伙根本不在乎。有个坏蛋，平常杀人、霸占妇女，什么坏事都做绝了，前天又活埋了我们一个民兵。这家伙是自卫团三中队队长，绰号叫‘狗蛋’，是二鬼子当中顶坏的。”

大家就谈起了“狗蛋”的罪恶来。一会老宋讲一件，阿成补充一点；一会三个人抢着讲同一件令人咬牙痛恨的事。

何为越听越火，听到二十几件，她实在忍不住，插断了他们的话，紧钉上问道：

“这么样一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坏蛋，为什么不干掉他！”